

历史的解读与 审美取向

孙中田 / 著



北师大博士生导师
文库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库

LISHI DE JIEDU YU SHENMEI QUXIANG

历史的解读与 审美取向

孙中田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长春

(吉)新登字 12 号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库

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

LISHI DE JIEDU YU SHENMEI QUXIANG

孙中田 著

责任编辑：唐峻山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梅淑云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印张：13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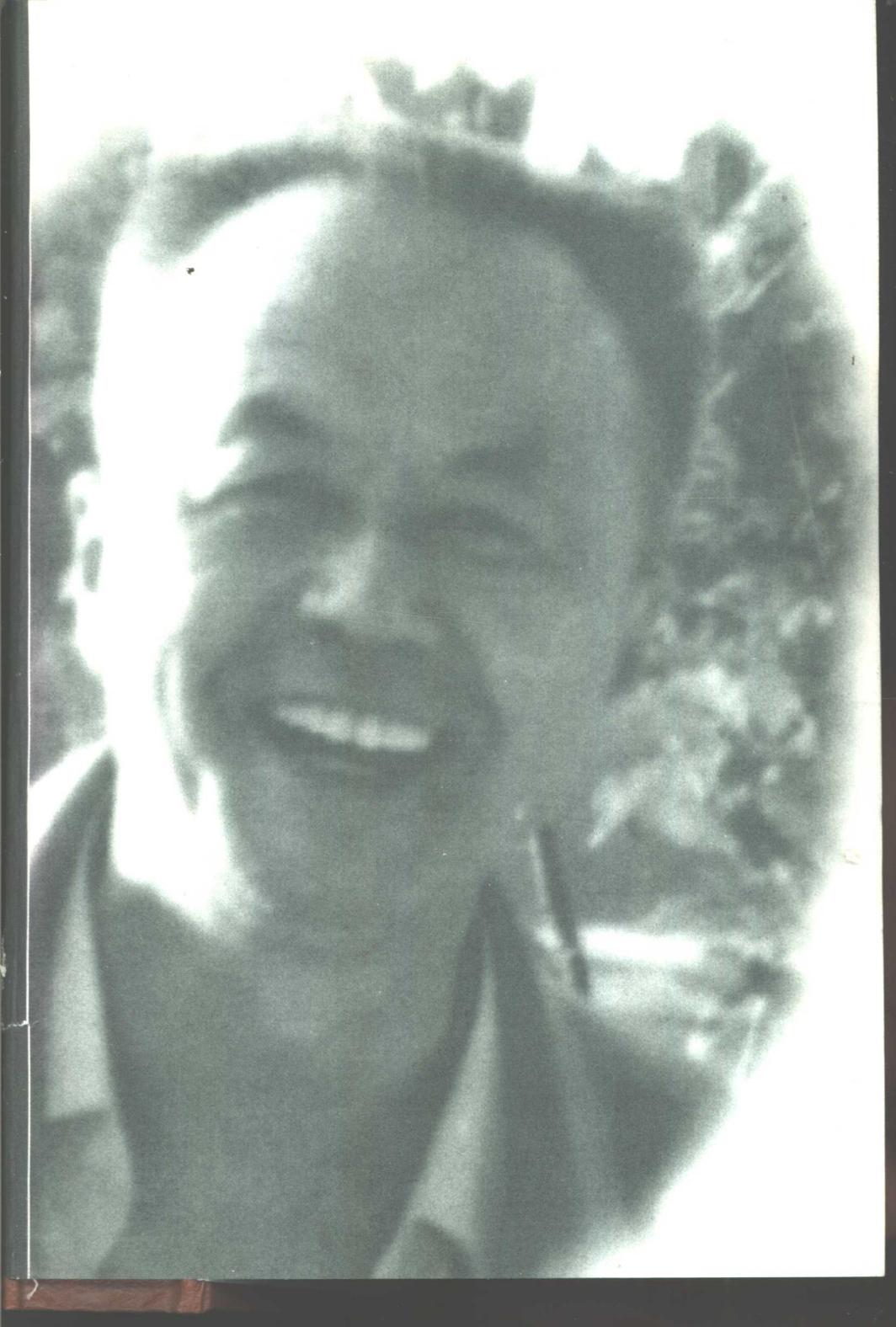
字数：330 千 印数：0 001—1 000 册

ISBN 7 - 5602 - 1773 - 7 / I · 97 定价：15.00 元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孙中田 黑龙江省安达县人。1928年2月生。1950年起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中国文学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子夜〉的艺术世界》（均先后获吉林省社会科学一等奖）、《茅盾》（合作）、《鲁迅小说艺术札记》等。主编并撰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多部。1992年，受到国务院表彰，为我国高教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目 录

上编 整体与地域文学走向

- 文学：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 3
历史性的嬗变与拓展 … 13
 ——中国现代文学脞谈之一
论文学作品价值的历史变异 … 27
苦难的历史，苦涩的文学 … 39
 ——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
局部与整体之间 … 50
 ——再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

中编 散点透视中的现代文学

- 历史位置的抉择与鲁迅的心态 … 63
《狂人日记》与民族文化寓言 … 74
阿 Q 与艺术变形 … 111
关于《一件小事》的创作 … 121
色彩与闻一多的诗 … 137

| |
|---------------------|
| 探索者的足迹… 147 |
| ——论穆木天的诗歌取向和审美价值 |
| 巴金小说的艺术世界… 159 |
| 《桑干河上》艺术断想… 179 |
| 公木与 40 年代的中国诗歌… 196 |
| 《绿色的谷》与乡土文学… 203 |

下编 茅盾与中外文学

| |
|---------------------|
| 论茅盾小说的艺术风格… 217 |
| 茅盾与沈从文小说比较谈… 234 |
| 从《泥泞》到《水藻行》… 245 |
| 《子夜》的艺术感知与理性特征… 257 |
| 《走上岗位》与《锻炼》… 273 |
| 《腐蚀》的叙述智慧… 288 |
| 茅盾散文的审美象征… 302 |
| 真实的人生的写照… 313 |
| ——《茅盾书简》后记 |
| 论茅盾早期文艺思想… 320 |
| 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化品格… 342 |
| 茅盾与梅德林克考论… 354 |
| 茅盾的中学时代… 365 |
| ——调查报告 |
| 茅盾早期的革命活动… 378 |
| 茅盾在延安… 389 |
| 后 记… 407 |

上编

整体与 地域文学走向

LISHI DE JIEDU YU SHENMEI QUXIANG

孙中田 / 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

文学：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历史性的嬗变与拓展

——中国现代文学脞谈之一

论文学作品价值的历史变异

苦难的历史，苦涩的文学

——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研究

局部与整体之间

——再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

LISHI DE JIEDU YU SHENMEI QUXIANG

孙中田 / 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



LISHI DE JIEDU
YU SHENMEI QUXIANG

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

文学：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1

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阔步来临，我们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审视文学，自然不免有些玄想的味道，但却不乏宏阔远瞻的襟怀。

感谢20世纪的历史，给予文学，特别是文学理论和批评以过多的青睐。所以，有人认为19世纪是创作的时代，20世纪则让位给理论和批评了。这个理论批评的黄金时代

4 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

被描述为七大特征。用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彻尔的话说：20世纪的文学表现不是诗歌的，不是电影戏剧的，而是批评、理论的。它的主导方式，也不表现为流行的、公认的、官方的，而是进步的、新兴的、先锋的表现方式。这种批评在运行中，是严肃的、实验的，具有百科全书的方式，同时又富于个性形态。所谓百科全书式是指它内容的广博，具有不安分性，它跨越着学科，构成人与自然、性与历史、政治与宗教、审美与文化无不涉猎容纳的态势^①。如果说，这个批评时代，在欧美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尽头，经历着此起彼伏竞相发展的趋势，那么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大抵经历十七八年的时间，风潮云涌，各种思潮交汇重叠，迅猛地遍及全国。由是，与传统文化撞击同化，促成了一个文化转型、拓展的局面。现在，有的哲学者在远瞩文化发展的历程时，曾提出了“三个阶段”的见解。即“宗教时代”——“科学时代”——“艺术时代”说^②。展望未来，认为科学时代必将被以审美文化为主体的艺术时代所取代。这就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更为文学染上了金色的光彩。

这个时代富于诱人的魅力，同时也给予文化理论工作者以重大的负荷力量。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发展的速度似乎以几何级数在增长”。“从前认为只属于科学幻想作家的领域里，一个又一个的突破震撼了公众”（其中如轨道空间飞行和1968年的月球登陆以及生命科学中关于脱氧糖核酸的发现等）。^③这态势对于21世纪的科技发展来说，更加逼人。以信息技术为例，超级信息公路的发展，将使每一个家庭，每一工作岗位，乃至每

① 参看王佐良：《两篇有关西方新文论文章述评》，《读书》1995年第5期。

② 转引自高清海：《以人类为根本认识对象的哲学探索》，《新华文摘》1995年第5期。

③ 周光召：《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新华文摘》1995年第1期。

个在世界上活动的人都连接起来。美国现有的信息公路每秒钟通过的数据量大抵是十几万比特，到2000年将把信息量提高到5000倍，从十几万提高到几亿比特，也就是几千本书的信息量。^①信息量的传递与转换，意味着知识的不断更新与转化。据英国技术预测学家詹姆斯·马丁的测算：19世纪人类知识每50年翻一番，20世纪则每10年翻一番；20世纪70年代每3年翻一番，正是如此，曾引起知识爆炸的惊恐。就当今世界信息统计，平均每天发表论文约为1.3—1.4万篇，这意味着每6秒钟左右就有一篇论文面世。所以德国学者哈根·拜因豪不无感慨地说：今天一个科学家即使日以继夜的工作，也只能阅览有关本专业世界上全部出版物的5%。如此，一个1976年的大学毕业生，到1980年已有50%的知识进入陈旧状态。^②文学艺术是一个多种知识融化渗透的理论体系，21世纪的到来，同样难于避开知识的转化、更新和创造的问题，我们只有付出更大的劳动才能保持文学知识的前沿位置。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大脑和唇舌，同时肩负着文化的传承与创造的使命。所谓社会的大脑，它的功能就在于以超前的目光思辨事理和创造精神财富。如果在社会运行中，知识结构陈旧，在知识的接受与传递中出现故障，只能扮演一种灰暗的角色，何谈创造与更新呢？

自然，上述的统计，大抵限于量化分析的范畴。美国学者普赖斯便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研究中指出：人类知识总量在剧烈地增长同时，“质的方面也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变化”。所谓“知识爆炸”的定量统计和数学外推，并未对质量进行测定。事实是在科学发展中量与质的关系呈现出的则是“倒金字塔结构”。据美国科学家朱克曼调查：每100万件文献资料中，值得查一遍的只有

① 周光召：《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新华文摘1995年第1期。

② 于田夫等：《科学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3万件；值得认真读的只有千余件；值得仔细读的只有百余件，其中经典性的文献只有10余件。在1万件科学文献中，只有几件是头等重要的。这样一来，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摆平进入轻松的状态了呢？否。应该说，对于知识者说来，恰恰进入了两难的境地。这种“知识爆炸”与“金字塔结构”，昭示知识的接受与传播，一是要大量披览与吸收新的知识（自然也包含间接的接受）；二是要放开眼光，思辨梳理，沙里取金，使之在量中求质；三是在大量接受文献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同化整合，熔铸成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从而造成久远的审美功能与价值取向。所谓“一以当十”正是这种以质胜量，精品意识的反映。这中间量与质从来是互补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反映着这样的局面。对于新世纪的文学艺术来说，自然是一次强烈的挑战。



中国文学在20世纪里，是在负重中走向辉煌的。不用说救亡与启蒙，使它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给予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自律，或者就是康德所说的“绝对道德命令”。就此说，许多文学作家并非是仆役于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发自内心的民族意识和救亡的坦诚，但是，也始终没有模糊文学本体的审美探求。正是如此，在百年的步履苍桑中，它以历史转型为己任，实现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转型。这使得新文学不仅获得了现代话语，也获得了现代的魂魄。而且对外国文化思潮来说，虽然不断地经受着西化、苏化之争，却在主流中同化再造，完成着本土化的现代品格。所以，在新时期的文化、文学嬗变中，我们总是从“五四”以来的历史中，寻求中西文化融

通的轨迹。这些都为新世纪的文学，提供了正负的经验。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今天，我们站在新旧世纪的交汇点上展望未来的时候，应该看到文学发展与变异的必然性，对此，任何封闭的静止的观念都是无补的。这不独是文学本体的规律，也是科技、信息时代的历史所决定的。这种变异是文学的他律与自律交相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的理念、精神变化的物化形态。以往我们论及文学时，多注重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实际上离开了主体的感悟，存在便失去了生命。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所提出的“人的文学”，固然离不开客体，同时也显示出对主体的看重。

新世纪文学的变异，应该是从话语、观念到文学构架、体系多个层面的。语言是“使人们相互了解并使人们在其一切活动范围内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① 在一切活动的范围内，文学艺术自然是一个异常敏感的范畴。语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活力。如果失去了稳定性，人们的社会交际传递信息就会造成障碍；而活力，则使日常生成的鲜活因素，时时渗入共同话语的海洋之中。这使得语言陌生化，也会在对立中转化为认同。同样对于年轻女性的称谓，随着时空的转移会出现同志、师傅、小姐、大姐之间的变化。就文学来说，新时期文体与语言革命是从本世纪的80年代造成轰动效应的。一时之间，在学术界点头者有之，摇头者有之。对那些“概念轰炸”或“故作新潮”的论著，给以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一些较为充实的著作，大多数人显然采取的是一种有分析的、引导的态度。历史在表明，新的语汇的涌现，是与历史转型时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文化变移、学术更新分不开的。新的信息，新的现象，要求用新的语汇或概念加以表述和阐释。正如生产关系的变化，经常是从生产力、从工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页。

具改革入手一样，在学术发展中，“旧的语言系统被涨裂，新的语言符号便一涌而进”。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思维，特别是逻辑思维的必要材料，是一切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知识单位。有人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需要用若干精确的语汇和概念为其“核心概念”加以表述，才能成立，不无一定的道理。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导言》中说：它要在本书中做的事情是“详细说明以下诸词的含义：表现、创造、符号、意义、直觉、生命力的有机形式，这是我的提法。用另一种提法则是：艺术的本质及与情感的关系；某几种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本身做为艺术的基本统一性；题材和媒介的作用；艺术‘传达’与艺术‘真实’的认识论问题。”^①可见语言符号的转换是和它的科学表述密切关联的。由此，我们不妨说，那些装腔作势借新的语汇支撑门面之作，自然不足取；但是真的思想文化史，从某个层面说，则可以视为人类创造概念和论证思想的历史。也许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波兰哲学家、美学家符·塔达基维奇写出了《西方美学概念史》，他围绕着美学概念的衍化，阐发了人类思维、美学发展的历史。

风格是人。在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中有统一的一面，也可能是悖反的。这在语言文体上自然会有所体现。那些故作高深的语言概念“轰炸”之作，也许正掩饰其思想的匮乏。但也不尽如此。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都是欧洲哲学史上的非常重要但又非常难读的著作。对于内容康德是极为注重的，但是语言很艰涩，论证与概念，都有很多难于解读的地方。黑格尔也是如此，所以恩格斯称黑格尔的《逻辑学》为“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②列宁则认为黑格尔的许多见解是“穿过迷雾般的

^①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页。

极端‘费解的’叙述才‘透露出来的’。”^①恩格斯、列宁的话，自然并非褒意，但却采取了有分析的思辨的态度。历史证明，一切合理的必将是现实的，而现实的则必然成为合理的。语言的变异和浮沉，都将说明这一事理。

“概念是人脑的最高产物。”^②黑格尔说：“当概念发展为‘合适的概念’，它就成为观念”。列宁在引证这段话时，特别加上“注意”两个字。^③概念是理论家以寻求真理的目光，从事物的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因此，既经产生便具有着约束与规范作用。然而理论与运作又时时处于矛盾、相悖状态。文学理论常用既定的观念规范创作，作家则时时以自我的创造突破规范。理论家总是寻求定格、定位的方略，艺术家则时时出格、越轨。在辞书上“创造”这个词，就是创始、首创和创举的意思，失此，艺术家就失去了艺术的生命。这现实，促使理论要不断地总结新事物，在创作与理论，矛盾互补中发展文学事业。以小说为例，传统的理论把小说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和背景。但是，艺术操作的结果则不断地打破、超越传统的范例。就此说来，福斯特与乔伊斯的小说艺术观就不相同。福斯特坚持小说必须有故事情节；乔伊斯则与之背道而驰。他的《尤利西斯》就冲开了“情节”模式。在我国，萧红也是这样越轨的小说家。她在1938年和聂绀弩的谈话中就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④她自己的《生死场》所

^{① ② ③}《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139页，146页。

^④ 聂绀弩：《（萧红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版，第1页。